



谷水谣(小小说)

■刘向阳

龙城有一位美术教员,身材颀长,面容清癯,街坊邻里都喊他“画家”。业界鲜有人提及,即便偶尔谈到,讲他无非是“教教小学生而已”。他很谦逊,也不在乎别人的眼光。

画家从小习画,于田地、桌凳、书皮上,涂鸦空中的鸟、水里的鱼、檐上的瓦,渐渐画得有模有样。后来,他参加师院考试,文化成绩不错。面试时,主考官叫他唱歌,他却斗胆作画,很快勾勒出家乡的特征:石板街,砖瓦墙,屋顶栖猫,天边流云……他顺利地成了一名小学教师,直至退休。

画家妻子去世得早,儿子又不在身边,他就经常往外跑。画家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呼龙水库,画那里的山水、民居、老街,拍照发到朋友圈或微信群,朋友们争相围观、转发,收获点赞无数。

又到暑假了,一些学生慕名前来学画,却吃了闭门羹。画家去了呼龙水库。

呼龙水库镶嵌在耕烟镇,以灌溉、防洪为主,兼顾城市供水、生态保护、休闲旅游于一体。画家照例住进怀乡旅馆,这里依山傍水,视野开阔,井水煮茶,沁人心脾。那次采风,画家一眼瞥见了“怀乡”院子里的她,抬脚就进去。她正在井边汲水,动作协调,看不出年龄,伴随着“嘎吱嘎吱”的脆响,清亮的井水流到桶里,也温润着他的心房。

耕烟镇的女人鲜有戴帽裹巾的,只有她特立独行,包一块深蓝色头巾,像那口老井,深不可测。“老夫聊发少年狂”,画笔在画家心里腾挪,悄悄地勾勒她优美的轮廓。夜深人静,揣摩凭记忆涂抹的画像,画家惊叹她柔美的身姿,她的头低垂,另一面完全被头巾遮住,只能看到半张模糊的脸,这让画家十分遗憾。

那天傍晚,画家下楼打水,恰巧她也在那里。她穿着普通,两眼闪躲,见到画家,立马提桶走人。画家的目光任由她牵着上楼,直至挡在门外。她就住在画家隔壁啊!

“她叫什么?为何要遮住脸面?难道……”画家暗忖,待她忙碌完毕后,借着停电的机会,敲开了她的门。她愕然地盯着他。

“莫非是哑巴……”画家心想,“你有蜡烛吗?”

她一声不吭,从桌上取蜡烛给画家。

“你是哪里人?”画家试着搭讪。

“你没事了吧?我要睡了!”她冷冷地吐出几个字。

“不是哑巴!”画家没来由地窃喜,“也没什么,对了,我送你一样东西,你一定会喜欢。”他迅即回房取出一幅装裱精良的画作,塞到她手里。她瞟他一眼,犹豫片刻,捧着镜框细瞅,紧拧的眉目渐次舒展开来。

“没经你同意画的。”画家笑道,“你看,湖湘民居,清凉老井,优雅女人……你真有气质啊!”

“谢谢。”她轻启薄唇,话语略显缓和。

不知咋的,画家希望她发自肺腑地微笑,更想见识她真正的容颜,可她像那清澈的水井,波澜不惊。

画家似乎找到了精神上的某种寄托,每天都去呼龙水库打卡,有灵感就支起画架,涂抹游廊、岛屿、鸥鸟,兴味盎然。是日,他欲泛舟赏景,见她在堤上张望,就兴奋地打招呼:“看来我们有缘分,干脆共一条船吧,价格也合算。”

她同意了。湖面如墨,荡漾着数十条小船,人们边摇桨边泼水,嬉笑声不断。

画家凝视水面,长长地叹了口气,说:“桑田化沧海,谷水没了,但她始终在我心里……”

“你爱人?”

“爱人?哈哈,当年拦堤修水库,谷水全镇移民,思念永远啊!”

“难怪你常来这里,好像丢了魂一样……”

她的话勾起了画家的回忆,那难忘的一幕幕又在他脑海浮现。细雨纷飞,他与恋人相约去拍订婚照,可她家锁了门,怎么也找不见人。他焦急地等到天黑,水漫山坡,船工催促,他只好上船,坐车,辗转进城、求学、成家,两人从此未曾见面。

“你的脸——”

她侧转身子,突然撩起水珠洒向画家……

画家陶醉于呼龙水库迷人的风光不能自拔,朋友的来电却让他不得不改变计划。他所绘系列生态画作得到了省美协的关注,一位负责人想见他,商量举办个展一事。是夜,画家来跟她道别,屋里烛影摇曳。

“这屋子怎么没电?”画家去摸开关。

“别动!”她惊叫。

“你怎么啦?”

“你不是想看我的庐山真面目吗?可别把你吓跑啊!”她松开头巾,平静地注视着画家。画家迎着她的眸子,兀自红了脸。烛光映衬下,她的左脸色泽枯黄,形似朽木,委实叫人害怕。

“你是——”

“你该晓得我为什么有电也要点蜡烛了吧。是的,我怕自己这半边脸,平时也不敢示人,总是遮遮掩掩。当年搬迁时,我不慎跌到火塘,送医救治后就成了这样子。我命运多舛,婚姻坎坷。呼龙水库成为旅游胜地后,我就回来经营这家旅馆,每天看看谷水……”

她显得云淡风轻,画家早已泪湿双眸。

次年三月,春色宜人,耕烟镇多了一间“谷水谣”画室,毗邻怀乡旅馆。

冬日的阳光,弥足珍贵。一月内,难得有几个晴日。就算一个月内有几个晴日,每天早晨,慵懶的太阳大都被雾霾笼罩着,出来得很晚,不到上午八九点钟,难得看见她露出金灿灿的脸庞。尤其临近农历的腊月,乡村的农人就觉得阳光更加难得与贵重。

早晨起床,农人们推开门窗,望望久雨或久雪过后的天空,一旦出现开天的迹象,大伙就会纷纷拆洗被单,掀出垫被,拿到禾场上的晾衣绳或晾衣竿上去晒晒太阳,除去潮湿。抬眼眺望乡村,目光所及之处,家家户户的禾场上,都像挂彩旗似的晒上了床单、被单、棉被、棉袄和风衣……

农民们都在不约而同地利用冬日里如同金子一般宝贵的阳光,翻晒着家里吃、穿、用的东西,做好过年的准备。

岁月更替,山乡巨变。农人们渐渐富起来了,昔日那种衣不裹体、食不饱肚的日子不见踪影了。千家万户的农家院子大都建起了红砖青瓦房或别墅似的楼房,过上了物质十分充裕的生活。

## 钓鱼的老人

(外一首)

■石泽丰

一位老人,在一方水域彼岸  
甩出暮年的竿子  
把过往抛在脑后  
静等瓜熟蒂落

云携着光阴掠过他头顶  
他像稳操胜券的赢家  
在落日面前 无动于衷  
任夕阳抖落灰尘

水面上的浮漂  
把寂寞摇了摇  
世间 尚且灵动  
骗过光线照射的空间

我静气凝神看水中残荷  
时光尽在他和残荷的怀中  
彼此均用褶皱的脸 试图  
拒绝人生沧桑的叙述

老人起身  
抛出裹着光阴饵料的钓钩  
抛向空中后 还是落入水里  
荷一侧身 点了点头

外婆

落叶飘向山岗  
泊在外婆的坟前  
像远洋彼岸驶来的船只  
抑或如天使送来的信件

我梦见 一只杜鹃  
栖在坟前的树梢上  
就着三更月色  
给外婆一一诵读

我们的思念 莫非  
被隔世的风调了包  
这些信感动不了外婆  
成堆成堆的  
也不见她回复一封

冬日的阳光

■陈青延

这不,我回到农村老家,一眼就瞧见七老八十的母亲披着冬日的阳光,在屋门口的禾场上,挂晒着一只只的腊鸡,一条条的腊鱼,一块块的腊肉。禾场上的晾衣绳上晒满了已被熏得金黄流油的鱼、肉、鸡。

隔壁屋里的大叔,抡起斧头在禾场上劈树苑,准备晒好年三十烤火用的干柴。他的老婆,则在自家门前的禾场上架起两块门板,晒红薯片,不一会,就晒满了两块门板的红薯片。阳光下,红薯片碧绿闪光,如同两块绿色的绒毯!

我父亲这时嘴里抽着烟,背着双手,乘着阳光,踱步走到了自家的责任田里,弯下腰,掬起一把泥土,在阳光下看了看,再抛向地里。他围着庄稼转了一圈,然后蹲在田埂上,盘算着来年的生产规划。俗话说:“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父亲心中充满着阳光,知道及早动手做好来年生产的准备极为重要。

开好头,起好步。父亲想沐浴着这冬日的阳光,多积农机肥,松散土壤,改良土质,肥沃土地,为来年春耕生产打下坚实的基础。

## 一簇疏篱野菊花

■谢冬梅

听说有朋友家要杀猪,我甚是兴奋,很远的农村也想追过去看。其实,初冬时分,阳光照着,只要不窝在家里,去哪都是好的。

山路弯转,野菊花黄色的花朵不时出现眼前。野菊花的香与众不同,它的香里有淡淡的苦味,是凄冷寒冬给予的苦,还是众花凋零孤独的苦,或者是新花才放就要枯萎的生命的苦?它开出来了,枯萎的草木里一丛一簇地开出来,给满山遍野的萧条添上生机。

有了养殖场后,私人家里养猪的越来越少。以前村子里家家户户养猪,有养母猪的,靠卖小猪仔还债和改善生活;有养肉猪的,年头养,年末杀,靠卖猪肉的钱过年和开春给孩子们交学费。我家养过母猪,也养过肉猪,自我懂事起,到离开家乡,打猪草是我每天必做之事。山野里,杂草荆条再茂盛,我都能从中准确找到猪能吃的植物,这些植物我们都给取了名字,比如麦兜早、猪婆藤、过根藤……草有草香,剃草的时候草香就会跑出来,很难用词语描述草香,大概就像是春天的味道吧,淡淡的,满屋子都是。有一次剃草,我左手的无名指差点被剃断,直到现在,环绕指腹还有一道深深的疤痕。朋友家养的两头猪,没有用过任何饲料,先杀大的,小的留到过年杀。

太阳出得很迟,冻得人有些瑟瑟发抖。

两头猪养在一个猪圈里,骨架粗壮,青春结实模样。猪圈很干净,猪身上也很干净,白色的猪毛下能看到粉红的皮肤。猪圈隔壁是灶屋,一口大铁锅,满锅煮熟的猪潲,冒着腾腾热气,外面的巷子里堆了很多红薯藤。屠户也到猪圈里来了,他站在猪圈的门边,两头猪突然叫起来,转身向猪圈后面走去。两头猪转身时碰在一起,各自退让了一下,互相看着,叫着。两头猪都走得很急,尾巴朝地,屁股上的两团肉跟着猪腿有节奏地扭动。

朋友的叔叔在坪前筑了一个土灶,刚好可以用来烧水和取暖。大家围在灶前,突然听到猪的嚎叫,门前树上黄叶也震得飞落。

人年纪越大,离死亡也越近,胆子就越小,再也不敢像小时候一样,不懂死亡的含义,追在猪的后面,兴高采烈地观看猪死亡的过程。

我迅速转过头,看向阴沉而寒冷的天空。

生生死死,自是无法改变。所谓生命,就是生下来就开启的专属于自己的命运。而生下来就开启的命运,没有固定形式,一件事,一个人,甚至一个决定,都可能会改变一生的命运。固定不变的,唯有当下。

当下,活着。

活着时,就好好地活着,全心全意地活着,做正确的事,爱可爱的人。温暖的时候能感受到温暖,寒冷的时候能感受到寒冷,用心用情,珍惜生命季节里的冷暖炎凉。

坪下有片荒废的菜地,竹篱疏落,一簇野菊花倚在篱上,新花朵朵,寒风里散发隐隐的苦香。